

桂花酒·蔷薇露·梨花春

沈嘉禄

笔下“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的温馨场面。压酒，是过滤米酒的动作，要轻，要柔，美女那么一压，风情十足。

有人说崇明老白酒里有满满的唐宋遗风，我强烈同意。日本清酒也是唐宋遗风，但卖这么贵，诗仙活到今天是要举杯骂娘的。

到了南宋那会，由于江南优良的水质与酿酒技术的改进，米酒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武林旧事》中罗列了数十种酒品和品种，像“锦波春”“留都春”“齐云清露”“第一江山”“紫金泉”“蓝桥风月”“错认水”“蜜酝透瓶香”“洞庭春色”等酒名，极为风雅。

宋元时出现的香精提炼技术，随着蒸馏技术的普及而更加普遍，并广泛用于饮食。那么花卉对酒的介入，就有了更多机会。“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这是苏东坡在杭州任太守时留下的诗句，坐小船至湖心，将酒倒在荷叶中间，卷起来“让子弹飞一会”，然后摘断一根荷柄，插到荷叶中间吸食里面的酒液，有点香，有点苦，别有风味吧，这叫碧筒酒。后来这种形式在民间传开，愈然成风，每至农历七月荷花盛开之际，西湖边到处有人边游玩边喝碧筒酒了。

碧筒酒不能算真正的花酒，关键是要让鲜花参与酿造过程。据顾仲的《养小录》记载：“仿烧酒锡甕木桶减小叶，制一具，蒸诸香露。凡诸花及叶香者，俱可蒸露。入汤代茶，种种益人。入酒增味，调汁制饼，无所不宜。”接下来一口气录人数十种花果，除了常见的玫瑰、薄荷、梅花、金银花、芍药花、玉兰花，包括今天还有机会满血复活的橘叶、紫苏、佛手柑、香椽花、玉簪花、夜合花。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早有透露，每逢皇帝过生日，都会从酒窖中提取一批名叫蔷薇露的御酒分赐文武百官，也许香气特别浓郁吧，大臣都叫它流香酒。

当时还有一种很高级的菊花酒，很受文人墨客好评，被称为金茎露。先把菊花蒸成花露，再用花露配制成酒，因酒体内菊香清爽，口味绝妙。刘辰翁《朝中措》：“炼花为露玉为瓶，佳客为频频。耐得风霜满鬓，此身合是金茎。”

莲花白是北京地方名酒，据说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太监会采花配制，属于宫廷御酒这类超豪华品牌，后来一不小心失传了。到了清代中晚期，年轻气盛的咸丰帝虽然力图中兴，勤于政事，但同时嗜酒、抽烟、玩女人一样不落，致使体虚肾亏，力有不逮。慈禧深知“他好，我也好”的道理，组织宫里宫外科技力量搞了一次“复酿莲花白御用十全大补酒”的课题攻关，终于复酿成功，咸丰帝喝了龙颜大悦。同治皇帝继位时才六岁，小朋友不能喝酒，宫里的莲花白被太监们偷偷喝光后，酿造技术没人管了。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倒是有关莲花白的记录：“莲花三斤，白面一百五十两，绿豆三斗，糯米三斗，俱磨为末，川椒八两，如常造路。”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喝过荷花白，味道不怎么的。

现在酒厂都热衷于讲故事，挖出一个破窑就发大财了，在这样的气氛中，莲花白不复酿就对不起伟大时代了。恍惚记得十多年前在山东荣成喝过，酒色微黄，有异香，东道主说加了十几味中药材。

在《遵生八笺》中，高濂向往这样的场景：“握风担月，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端的风雅。接下来他又记了一笔：杭州旧俗，在梨花时采花和米酿作的酒，叫作“梨花春”。书中也详细记录了梨花酒和菊花酒的制法，结论也是“凡一切有香之花，如桂花、兰花、蔷薇，皆可仿此为之”。

不过自元代出现了蒸馏酒后，烧酒很快抢占市场份额，尤为北方酒徒陶醉，此后酒坊将花卉掺入酒中，统称为“药烧”。《清稗类钞·饮食卷》：“烧酒”而以各种植物掺入之者，统名之曰药烧，如五加皮、杨梅、苹果露、木瓜、玫瑰、茉莉、桂菊等皆是也。”药烧又叫露酒，《天咫偶闻》里说：“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查（楂）露、葡萄露、五加皮、莲花白之属，凡有花果皆可名露。”

《本草纲目》中记录了六十余种药酒和香酒方子，透露了花酒向果酒和辛香类药酒过渡的线索，一壶酒面前，注重养生的务实派就这样占了上风。不过到了今天，浪漫派又粉墨登场了，桃红李白，堆金砌玉，且酿且珍重啊！

唐宋那会儿，白居易也好，苏东坡也好，喝的都是米酒，俗称白糯米酒，在诗中也被写作“绿蚁”，“乡里儿，醉还饱，油醪初熟劝翁媪。”（李绅《闻郎谣效古歌》）酒色浅绿居多，浅黄为贵，由于过滤技术不高，所以会有酒渣，酒楼食肆便会有李白

Pop up Globe，弹出式，或称流动式的环球剧场，是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建筑，据说复制了当年的莎翁剧院。从外观看像一个有模有样的城堡，只是屋顶正中是露天的，对应它奇特的环球之名。

说起环球剧场，倒是有段典故。

1599年，第一家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建成。莎士比亚本人还是股东之一。可惜好景不长，只存在了十四年。1613年演出《亨利八世》，里面有开炮的情节，结果意外失火，从茅草屋顶开始，一把火把剧场烧成了灰烬。次年在原址上重建了第二环球剧场，吸取教训，屋顶改铺瓦片。它见证了莎剧的辉煌，成为国家级剧院，到1642年英国内战时期关闭。1644年被拆除，建了公寓。

后来演员们非常怀念著名的环球剧场，一直想原汁原味重建，却一直没有如愿以偿，直到1997年，现代仿造的建筑才在原址附近落成。2016年，为纪念莎士比亚去世四百周年，一位策划人和团队想在奥克兰做一个临时的莎翁剧场，再现当时的场景。这一点子点燃了新西兰观众的热情，几部经典的莎剧连续上演几个星期，卖出了上万张票，不得不两次加演。火爆场面启发了团队的灵感，把环球剧场变成了行走的剧院！2017年，来到墨尔本；2018年巡回悉尼；今年又到了西澳首府珀斯。均大获成功。

进入弹出式环球剧场，发现它确实是环形的城堡，戏台的上方有阳台、窗台，下方有三扇宫门。天花板是彩绘的天空，有暗门。演员从宫门出入，除了戏台，还可以在阳台、窗台乃至天花板现身表演。当然了，后者一般



环球剧场的外观(上)和演出(下) Linda Li摄



蒋雪孩

一泡岩茶的气质

很多年以前，我看过这样一张照片：在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巨大的石灰岩互相挤压，拱着穹隆，其下空旷宽广，而洞顶处簇拥的巨岩百密一疏，留出了一处天窗似的口子。正午时的阳光透过那袖珍的窗口凝聚成一根光柱穿透黑暗，直直射向地面，在洞底形成一块炫目的光斑。站在光柱的范围仰望，头顶是蓝天白云和灿烂艳阳，洞中的黑暗在鲜明光柱颇有气势的衬托下一时间显得无所遁形起来。黑黢黢的洞穴中，唯独沐浴在光中的部分清晰可见。

那张照片因细腻地还原出了当时当地景象的视觉和质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壮观的山岩溶洞和璀璨的光柱相辅相成，混合出一种奇异且脱俗出尘的灵气。如今，那种鲜活的感觉被再度唤起，映在盛着口岩茶的白瓷杯里。

托大红袍、肉桂、水仙、北斗等武夷名丛的福，我对岩茶的体系并不陌生。但也正是因为和它们有一些“交情”，才更明白岩茶的品种之多和分类之繁。武夷山素以丹霞地貌闻名于世，地形有“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之说。且气候环境独特，土壤有机质含量极高，“岩岩有茶，非岩不茶”绝非浪得虚名。只是对于茶客来说，试图尝遍大大小小近千种记录在册的岩茶绝非易事。

第一次喝口岩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多新奇，因为我喝过的岩茶品种几乎都来自正岩核心产区的“三坑两涧”，自然生态环境极佳，理论上出产的是品质最优的武夷岩茶。口岩也不例外，它产自慧苑坑及大坑口一带，产量相较于其他名丛少。口岩不论外形的观感还是茶汤的口感都给人一种难以言明的距离感，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或许是山岳无穷无尽延伸般的感觉。

如果只能用只言片语来评价口岩，那么我会说它是一种可以催生人各方面体验的茶，好在我有足够的篇幅随心所欲地表达对它的喜爱。泡开前的干茶叶修长纤细，色呈近墨般的深褐，堆在杯底龙蟠蛇结，待叶子泡开之后反倒条条分明。

我总愿意把品茶时段选在阳光甚好的午后，口岩则尤其适合这种非常具有印象派观感的氛围：比如滚开的沸水闪着水晶般的光泽下坠到瓷碗中，溅出的水滴好似小而碎的笔触，呈现出当下动态场景的真实光感和颜色——莹白色的茶具、红调焦糖色的清茶茶汤、褐绿的厚实茶叶，自然还要配合老蒋倒水和品茶的動作。我们像是观众，却又确实参与到了那个瞬间之中，借开水拥抱住杯中茶叶那样的姿态，得以窥见悠悠历史长河中的水文。

口岩的香味浓郁大气，茶底初劲强，泡上七八轮馥香仍存。更让我惊喜的是它的口味有种“重峦叠嶂”的清晰层次感：初入口时甘润醇滑的茶汤甚淡，但烘焙感极强的木质烤香已经迫不及待地窜入鼻间。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加，木香的余味还伴随着悠远的花香和清甜的果香。口岩的茶汤有一种收敛的甜味，过喉时甘甜尤甚，几巡过后则回甘异常明显。

曾见一些茶客把口岩之香形容成茶如其名的“乳香”，我虽没发现它

是演天使或神灵。剧场的其它三面是有遮篷的包厢和普通座席。价格分三六九等。奇特的是中间露天的站席，最便宜，却最能近距离观赏演出。演员们有时会从那里上台，所以可以和站席的观众充分互动。整个剧院并没有幕布，当然也没有神秘的一刻，大幕拉开……哒哒，娱乐明星大腕出场……

也不必改换布景。当表现森林场景时，几个飞人从天花板降落，腰部有各种绿色的彩带，又长又宽，飞人把彩带缠在宫廷的柱子上，它们就变成了树，舞台布景随之幻化成茂密的丛林。这样的好处是剧情一以贯之，并没有幕布的隔阂。

和豪华的室内剧院相比，这个建在公园草坪的临时剧场有点下里巴人。建筑结构是许多圆柱形的钢架子，绝对不够金碧辉煌，但是，此处上演的剧目却是高大上的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和古典的莎剧不同，它揉合了相当多的现代元素。

小提琴和吉他合奏；落魄公主女扮男装在森林里乱闯；爱她的人在树上贴满了诗，此时演员会在阳台出现，演奏《泰坦尼克号》中《我心依旧》那首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最后皆大欢喜，演员们又跳起了热火朝天的现代集体舞。就像剧场官宣中所说：这不是尘封的莎翁，是活灵活现的莎剧狂欢！

这个仿佛弹出出来的、乍现的临时剧场承认大家可接受的等级，并尊重执行等级之间的界限。

一等包厢票价格几乎是站票的十倍，当然也有人问津，但是一般的包厢也要几倍于站票价钱。全剧两个半小时，一直站着确实需要一定体力。一旦有人站累了席地而坐，或坐在台阶上，过不了几分钟就有工作人员过来，礼貌地请你起立。

买站票的一般是年轻的学生，或者不愿意受座位拘束的人，毕竟可以和演员互动，出去透气也很自由。何况中场休息时，尽可以在外面吃吃喝喝够了再进来。

不过，尊重秩序并不是严格到铁板一块。如果有人表现出极度疲倦，坐不下去想不起来，工作人员就变成了一级护理人员，关切地询问哪里不舒服。还有一位拄着拐杖的人士也买的站票，那么请您跟我来，工作人员尽心尽责帮他找到一个舒适的空位。

我看到高价座席有空位，便怀疑演出一开始，就有人抢过去。不坐白不坐，坐了也白坐。总之充分利用资源，绝不浪费。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对规则的尊重是双向的。无论有多少包厢空无一人，站票观众都不能趁人不注意溜过去坐下。实际上也不可能没人注意，查票员都瞪着火眼金睛呢。不浪费也有错吗？有的，因为它践踏了规则。尊重规则，机会面前人人均等，而不是看谁抢、谁一个箭步窜多快。

站票则不同，随便站。这和澳大利亚的小电影院一样，很多空座。票价相同，并不标明座号。那样的话，就可以随便落座。

那么不抢座位，席地而坐行不行？没有票价等差，不好说什么。可是为了秩序，也是不行的，理由是不安全。在环球剧场，告示专门贴出来，详细解释为何不能席地而坐。

《皆大欢喜》讲的是公爵被篡位的弟弟放逐；公爵的女儿罗瑟琳女扮男装，在森林寻父，并遇到爱情的故事。全剧宛如牧歌，落难的贵族非但没有怨怒复仇，反而热爱森林，因为远离权贵和尘俗而返璞归真。最后因为其善良感化恶人，结局皆大欢喜。男演员出演罗瑟琳，类似于京剧中的旦角。不同之处在于不是惟妙惟肖到乱真程度，而是时不时露出一点马脚，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剧终，更是脱下裙装变男儿。

此类随行就市，教外别传，临时起意的演出在澳大利亚大城市有很多。多数在节假日，白天或晚上，公园里搭建一个临时舞台就拉班子唱戏。有节日颂歌，有摇滚乐队，也有青少年的劲舞组合。一家子或三五好友，草坪上铺个毯子，或者折叠椅就座，香槟酒打开，就施施然欣赏演出了。周边拉一条绳索，可以卖票。附近再聚集一些小吃冰激凌之类，临时剧院开张大吉。有浪漫的还点几盏蜡烛，读一小本书。许多人在聊天，吃吃喝喝，跟野营差不多。小孩子跑来跑去串门。

有趣的是，许多文化活动和习俗都在有意无意地弱化贫富差别。像此种演出，绝对众生平等。票价相同，还很便宜，或者干脆免费。早来早占，喜欢的地点铺好毯子。千万富翁来晚了也没辙，只能往后靠，不能对穷人耍横。关键是在这样的场合，众人都撕去了身份的标签。拼爹拼不着，谁也不知道、更不关心你是谁。

根据资料，几百年前只要花一个便士，就可以在伦敦环球剧场买站票，观赏莎剧演出。可见莎剧不仅达官贵人喜欢，而且是与民同悲喜的。至于穿越的现代临时环球剧场，因为号称复制当年，所以票价肯定不同。它好像把豪华剧院和公园演出结合起来。不过在澳大利亚白天，即使有包厢票也高级不到哪里去。因为剧场顶棚的中心部分露天，座位保不齐会被阳光笼罩，那就包装严密进行日光浴吧。站票就不同了，游击队可以四处移动找阴凉地儿，也更容易与演员互动。被演员看顺眼的，还有可能到台上客串，所以自有一种不拘一格的妙处。

一位女教师就被演员请到台上，客串一只羊。看到自己的老师在台上咩咩学羊叫，台下站着的学生笑到岔气。总之，站着看戏可以让人感觉惬意！当然，如果是星光夜场，坐票还是舒服多了。

我没有在里面看悲剧，心里存有疑问：按照这类现代风格，悲剧还悲得起来吗？可能是含泪微笑吧。

的“时间”本身。它更是一种饱满的精神，把山、岩和水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成就武夷岩茶独有的“岩韵”，婉转却有力。

看看石乳的汤色，那是丹霞的颜色，在流水和风力的溶蚀和侵蚀作用下，平坦的红色砂砾岩层分割、断裂或崩塌成陡崖及孤立突出的山峰和高地。曾经的岩石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化成了石崖肌理中的泥土，而石乳就在这些石缝间自由生长。“似水流年”在石乳的语境里被还原成了它字面的本来意思，洇开了岩石也泡开了叶子，所以溶化在醇厚茶汤里的当然还有岩石的自白自语。所以“岩韵”之外更玄妙的“岩骨”，借着“内外兼修”的石乳其实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在石乳的生长环境中，一切存在于自然中的角色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它们组成了天然的风化与教化，共同成就了绵密的“岩韵”和威仪的“岩骨”。所以好岩茶对感官的刺激性 and 后味的收敛性绝非耸人听闻，毕竟那亦是山岩气质的具象化表达。

拉赫玛尼诺夫于1893年编写过一部名为《岩石》的交响诗致敬俄国作曲家尼科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为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结合的直接产物，《岩石》引用了俄国浪漫主义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同名诗作“在巨岩的胸怀之上，金色的云于夜晚安眠”和契诃夫的小说《归途》。整部作品受到柴可夫斯基的影响，有一种斯拉夫式的浪漫，多种乐器配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与丰满的感情。那种照片似的画面感同样引人入胜，旷野中的山岩在与风雨雷电的亲切交谈和倾情诉说中发出某种类似歌声的音韵。晴天时岩石的向阳面晒得暖烘烘的，和悠闲飘过的白云相映成趣。

我在喝石乳的时候总爱听这首交响诗，觉得它们的情调非常相配。我喜欢岩茶石乳的韵味，更让我心下贴贴的是这朴素又珍贵的茶总让我想起很多温暖的东西——彼时我暂借一束天光投入盛着石乳的白瓷杯里，至少在那一刻，山岩和阳光的韵味都为我所有。

笔会

谈艺录

